

我这人被时尚人士视为古旧老夫子,其中一大原因,是至今还不用手机。我之所以如此,当然排除打电话时手机突然来个爆炸,乃至怕被炸得脸孔血肉模糊。座机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,自打美国发明家贝尔发明电话百多年以来,似乎还未有过爆炸的记录。那么,我自认并非胆小如鼠之人,为什么还不敢打电话呢?好像有点云遮雾罩,说不清道不明,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对付的。

风云不测,世事难料,尤其是人至暮年,上一回聚会还活得好好的,讲话中气很足,说不上生龙活虎,但举手投足还算灵动鲜活。可电话打去,有的是听声音已不年轻的女儿说:“我老爸走了,是贲门癌晚期,医生回天乏术!老爸生前嘱咐过,丧事简办,老友年纪也都大了,从生理到心理都不能经受折腾了……”有的是苍老的女声,呜咽泣告:“谢谢您还惦记着老朱,可他今生今世再也不能接听您的电话和您聊写作了……”情深谊长的老友,怎么转眼间就天人永隔了呢?这样的电话我打

不敢打电话

谢则林

过多次,家属的回答大同小异,听了心里郁闷,脑子里一片空白,身子像在云里雾里起伏。恍惚间,竟弄不清我这电话打得不吉利,这不吉利是属于我还属于他?我情愿自己不利,也不想给别人造成不利。难不成我是乌鸦嘴?从此,给老友打电话就颇为犹豫,拎起话筒不敢轻易拨号,有时心想,罢了,还是不打为妙;但转念又自问,这是不是当“鸵鸟”呢?

自从都学会使用电脑后,我们就在电脑上互发短信和网文。这固然便捷了不少,可在祝对方节日快乐、阖家幸福时,一旦有个别老友迟迟不回复,就会牵肠挂肚,做出种种猜想:一是可能外出旅游了,因他是朋友圈的旅游达人;二是可能生病住院了,他本来就血压高还有糖尿病呀;三是最坏的可能是踏

上不归路了,她有先天性心脏病且心梗过。“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”,要勇于面对现实,不想打而又不打,我还是拎起电话拨号打了过去。家里座机无人接听,手机关机,一遍一遍拨号,不打通就坐立不安,心也悬在半空中,夜里睡不着实老是做噩梦,于是,第二天、第三天……再打,直到打通为止,知道“太平无事”,心才放下。家人接听,说:“生病住院了。”就焦急询问,院名院址病床号,恨不得生出双翅飞去一探究竟。

几十年的“友谊”走到现在不容易,恪守交友之道,按具体情况,该如何行事就如何行事:该祝贺的祝贺,该去医院探望的探望,该去火葬场悼念的悼念。你即使步履蹒跚老态龙钟,但总比病者与死者强,尽点礼节和义务,做点人性化关怀,也属理所应当。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“敢”与“不敢”丝毫也改变不了什么。这样一想,心里也就释然坦然了。

愿生者安心,行者安全,病者安康,死者安息,我心安然!



去武汉,回京前特绕道庐山,动车两小时即至。初次来到赣省地面,事先未做多少功课,故而十分不安,又后悔未携吴宗慈编《庐山志》上山,总之仓皇错乱。出站看到一位戴耳机、穿制服的小姐,热情致意,欢迎来到庐山,本社是庐山景区唯一一家正规旅行社,可以将您送往任何一处景点,您也可以在庐山任何一个地方联系我们前去迎接云云。很满意,立刻签合同上车。领到一只旅游胸牌,导游小姐温柔提醒,全程需携带此牌,最好挂在脖子上,方便识别。

进山道路蜿蜒,雾气深重,一扫山脚闷热。大约一个半小时到牯岭镇,辗转一番到酒店,是旧别墅改造,风景怡然。主人极瘦,布衣长发,言笑温静。一楼有古琴一张、茶具许多,主人说有空可以下来喝茶。又有茶道服许多,琳琅地挂着,扫一眼,制式颇富想象力,无一合乎旧式裁剪。等饭时在近处散步,别墅后有一户人家,一对老夫妇在刨地撒种。老太太是苏南人,六十年代到南昌读书。问我住一夜几钱,含糊应对。老先生自然:如此骗钱,诺诺退远,看闲花野草,有人家突然窜出一条大狗,汪汪低吼。“peace,peace!”赔笑告退,在狗威怒视里。

午后去植物园。叫了车,司机百般提醒:植物园什么都没有,你去了会后悔。不如去某某纪念馆。某某诗词纪念馆。我反复表示,要去植物园。司机相当顽强,最后只在半路某著名景点停下,“走几步就到植物园了,不过你去了就会后悔了。”

其实走了很多步。不过沿途林木秀美,遇到一队湖北中医药大学本科生,跟着老师辨认植物。太子参,党参云云。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学生们人手一本中医植物图谱,恭恭敬敬跟在老师身后,仿佛宗璞小说里的情形。与他们搭讪,说是大二学生的暑期课,要修学分。他们神情都很肃穆,手里有笔,不时做着笔记。也不好打扰,默默蹭了半天课,其乐无穷。

在植物园访陈寅恪墓,极幽静,山云欲雨。在三老墓前的台阶坐下,发呆打盹。黄昏离开,去牯岭镇看别墅。想找俞明颐的叶片庐,据说在柏树路。从山脚缓缓上去,天边升起晚霞,十分绚丽。山溪清澈响亮,有人在水边洗衣。愈往上走人愈少,居民已三三两两出来乘凉。山中极多木槿花,被夕阳染作金紫,地上也落了许多。有不少荒置的招待所、疗养院,背阴处遍生青苔,正面的金字招牌多不完整,缺了偏旁。找了好久,终究没有寻得叶片庐。

天黑下山,去牯岭镇找书店。民国时上海商务、中华二书局均于庐山设分肆。另有西书肆一,设普通公司内。如今牯岭镇仅新华书店一家。柜台最显眼处,是各种“新书”,据说极有销路。内中书架还是有一些可以买的,譬如老照片、本地植物志、鸟类图谱、本地文史研究书。买了一堆,去吃饭,喝了本地的白酒与啤酒。次日仍去柏树路看别墅。山中植物极美,远离景区的高处,有安宁的人家,处处可以入画。中午有大雨,急忙下山,山中起了大雾,沉沉流动,衣衫俱湿。在

那日,在固镇,信步田野,远处,亭亭扑来一块绿色,走近了,一股苦涩味儿钻进鼻子——是尚。乡人称其为尚,以为是方言、土语,殊不知,尚字一路从《诗经》走来,土生土长的,不像葡萄、石榴、玉米是外来的“和尚”。

尚,乃村上常见的作物,可它是冷僻字,似乎有洁白的风雅。老家一些的读音,不为外人知。比如,嘍(呕吐)、搔痒(用手抓)、赶饭(吃饭)。这些字在普通话里,往往不知归属。村人管不了那么多,能



《海上“鄂”脊》油画 翁方

山脚饭店喝了野杨梅酒,度数略高,昏昏然出去,想再走几处看看,然而太困,最终选择在咖啡馆睡觉。

也是到山里才发现,我选择的那家旅游公司并不能算正规,车次很少,且上车地点要处外躲着另一家正规公司。途中遇到正规公司的车,车上工作人员看到我的非正规牌子,笑道:又一个上当的!不过非正规车还是很准时地来接我下山,短暂的旅行结束了。之后一个月,京都的酷暑里,无数次怀念庐山的清凉,幻想以后去避暑。其实当时的确也打电话联系了几家房子,暑期一个月租金大约六千,比住酒店经济很多,令我向往。

“那你要早点租哦,我们这里的房子到了七八月非常抢手。”“好的,到时候一定联系您。”这么说着,仿佛明年真的能有机会来避暑一样。

明白就行。

尚,显得高深,其实只是绳子前身而已。村人播下尚的种子,不用过多折腾,到秋,提镰收割。与尚相近的是麻,村人称之为黄麻。黄麻与尚,效果相当。麻是结实、凝练的;尚是散淡拖沓的。为了简便称呼,也常把尚叫做麻。

尚熟了,砍掉,打捆,沉入河底,沤一冬。翌年春天,扒出,摊在河边,剥皮,尚搭在架子上晒干,将便成了白花花的绳子。没有尼龙绳的年代,尚做的绳子随处可见。那些年头,尼龙绳还没问世,果品店用的也是纸绳子。

很多年前,逮眼望见河里黑乎乎的一片,散发着臭气,便知道谁家又在沤尚;很多年后的今天,家乡的河水依然黑乎乎的、脏兮兮的,然而河里只见污水不见尚。来路不明的污水,让人心悸。

尼龙绳泛滥的今天,不知道几人还记得尚?还

村之尚

丁纯

工人,这两个字,朋友,你是否已感到陌生,是否常常把他们忽略。也难怪,这年头,什么倒霉的事都和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,比方:“下岗”;又比方,国企纷纷倒闭,有人从中大发横财,而有人则不知所措,前途难卜。然而我对工人,如同对农民工那般,心怀感激。他们无疑是国家主人的一分子。

我不会忘记,正是这些识大体顾大局的工人朋友,可谓节衣缩食,有力出力有钱出钱,逢年过节必安排饭局,让我们这些中老年文艺工作者有个地方可轻松愉快地聚一聚,交流交流各自的信息,有时顺带赠送一些有益健康的礼品。更有位于处处是工人新村的普陀区的沪西工人文化宫——工人之家,那里有识之士宁可自己办公人员挤一挤,硬是在这总部三楼专门辟出整一大间房,还搭了个小舞台,供我们去那里喝咖啡、玩朗诵、卡拉OK。这个家显然比自己的家“热”度高多了。而某些有经济实力的却不屑于关注什么朗诵事业了,他们有兴趣赞助的倒是模仿某流行歌手的演唱会之类。

你能问:工人们这样做是图个什么回报吗?错,他们完全是出自于对艺术工作者,对人才的尊敬、珍爱和器重,是诚心诚意的。一定要说什么回报的话,他们仅是希望我们能保重身体,在此前提下,再多为这个社会奉献一些新的作品。而我们不管去不去,心里都总是暗暗记挂着这份情意,尤其像我们这些年纪偏大的人更是颇多感慨。朋友

之间当然决不能做什么交易,不能停留在互相利用的层面,这年头,谁是真正的朋友,谁在虔诚地维护崇高的艺术,我们心里是清楚的。

这就要说到另一件事。今年的朗诵协会高峰论坛,也是多亏了工人们——重工业汇集的杨浦区工人朋友,全力支持而成功举办的,真正事无巨细,他们都包了。策划并热诚扶持这个活动的是浦东一位搞文化的朋友,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一名苏州河边的码头工人。朗诵协会活动地点就设在从前赫赫有名的国棉十七厂的旧厂址,而坚定不移和朗诵协会签约,以提供长期合作的,正是纺织集团,领头人则是纺织工人的几位可靠代表,又是工人!

是啊,工人们现在自己处境艰难,但许多朋友首先想到的并非自己的处境如何,而是国家社会,以及要对子孙后代、对祖国和人民有所交待。行文至此,我记起曾看到过的一篇答记者问,被采访者是一名铁路工人,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番话,她不自豪地说:“在当今社会,似乎没有人提‘说老实话,办老实事,做老实人’,甚至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情的人也少了,大家都在想通过什么办法尽快地得到财富。然而这种‘老实、踏实、实在’的高尚品质在我们铁路却依然存在。”其实,岂止在铁路系统,在许多领域同样也蕴藏着工人内在的力量及奋斗精神。想到这里,我要为工人同志的义举大声喝采,我对中国的未来满怀期待。

工人

童自荣



边看边聊

一时事与千古事

孙香我

明朝有个李流芳,是诗人和书画家,诗书画印,样样精绝。我读过他的几篇小品文章,其笔下真是潇洒可爱,如题画的《横塘》:“去胥门九里,有村曰横塘,山夷水旷,溪桥映带村落间,颇不乏致。予每过此,觉城市渐远,湖山可亲,意思豁然,风日亦为清朗。即同游者未喻此乐也。”我家书架上的《历代小品大观》《明人小品选》《历代小品文观止》,都收录了李流芳的作品,可见他的文字之好也是得到公认的。

其才如此,其人又如何呢?魏忠贤建生祠,李流芳竟不往拜,与人说:“拜,一时事,不拜,千古事。”引得董其昌大加赞叹:“其人千古,其艺千古。”

赫赫威权之下,读书人原来是可以选择的,选择“拜”或“不拜”,选择“一时事”或“千古事”。选择“不拜”的,自然“其人千古”,受人敬重。无奈而“拜”的,亦值得怜悯,想必有一番痛苦挣扎。也一定有甘心投靠而“拜”之唯恐不及的,无耻读书小人,从古到今哪朝哪代没有。李流芳配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,其“威武不能屈”之风骨朗朗,怕真是“同游者未喻此乐也”。



“把最后十个词语默好就休息了。”妈妈假装温柔地说,其实心里早已经不耐烦。一共就十五个词语,不是很快就完成的事情吗,干嘛这么拖拉。

“我不想默写了。”宝宝低着头,声音低沉却很倔强。其实心里早已经不耐烦了,八点到点了,爸爸答应我看电视的时间到了。我还想看会儿电视再睡觉呢。

“乖,很快就默好。”妈妈的耐心逐渐降入谷底。

“我不要默。老师没说要默写!”宝宝眼睛盯着课本,声音却大起来。

“老师说要好好复习这几节课,自己先默写一下复习效果好。”妈妈强压住渐渐升腾的怒火,继续假装“温柔”着。

“我复习好了。我不要默写。”宝宝拿出了杀手锏,大喊大叫起来。眼泪滴落,情绪激动。

爸爸循声而来,“不默了,不默了。复习好了就行,不用默写,看电视!”听闻此语,瞬间点燃妈妈的怒火。家庭的热战、冷战又打响了。

第二天,自己静下心来,良好的初衷为何适得其反?缺乏有效沟通是关键。而沟通要处于心平气和的氛围中。随着孩子的成长,妈妈越来越焦虑。十月怀胎时,只祈求生一个健康的宝宝。等到宝

七夕会

宝呱呱坠地,牙牙学语,又希望孩子是一个聪慧的宝宝。再等到进入学校,妈妈心里敲起小鼓,憧憬着自己的孩子能出类拔萃。可是,现实往往与理想冲撞,于是,冲突、摩擦、小的别扭以致大的争吵,频频上演。打住,这可不妙。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一向自诩为智慧女性,可真正的智慧应该是让自己舒心,让别人快乐,让家庭萦绕温馨气氛。想清楚这一点,我首先平心静气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宝宝。

小学生与小先生

王兢

我不要对父母言听计从,俯首帖耳的乖宝宝,也不要自以为是的“小皇帝”。孩子是一个独立的“人”,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。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。才能把我们俩的想法顺畅沟通,达成统一目标。于是我告诫自己先要倾听,而且是耐心倾听。于是放学接娃时,我先问他学校今天的新鲜事儿,然后自然而然地提到昨晚的事情。我先主动承认错误:“昨晚妈妈太急躁了,强迫你是不对的。妈妈想帮你复习好功课。可我忘记了错错自己就能安排好学习的事情……”“是啊,我行的!”错错仰着小脸,很得意地说:“那你怎么又快又好地复习呢?说来听听。”错错略沉思一会儿,说:“我先读一遍课文,再在白纸上自己写三遍词语,这样记得牢,行吗?”“好。”我不禁喜上眉梢,宝宝自己主动提出抄写词语呢。“写在田字本上吧,这样清楚干净。”“好。”错错很爽快地答应了。“可是只复习一遍,时间长了,会忘记的,这怎么办?”我故作发愁状问错错。“那你帮我再默写一遍吧。”“好,我们放在周六上午,复习好功课,下午晚上都能玩了。”“噢,耶!”错错欢呼雀跃,很为自己的计划骄傲。

养育